

金庸

天龍八部

金庸作品集



金  
庸著



天  
龙  
八  
部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龙八部/金庸著. -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1999.3 (1999.4重印)

ISBN 7-108-01244-8

I. 天… II. 金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3768 号

### 敬告读者

本书由查良镛先生授权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 
在中国地区独家出版发行

凡购买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,请向原  
购书店退换,售书店通过原批发渠道向我店退换。

## 天龙八部 (共五册)

责任编辑 苑兴华  
封面设计 宁成春  
版式设计 赵学兰 姜仕依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

---

版 次	199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	印张	53.125
	1999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	字数	1420 千字
开 本	740×900 毫米 32 开		
印 数	20,001—70,200 册 ISBN 7-108-01244-8/I·223		

---

口袋本定价共五册 58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# 目 录

- 四十一 燕云十八飞骑  
奔騰如虎风烟举 ····· 1351
- 四十二 老魔小丑 岂堪一击  
胜之不武 ····· 1385
- 四十三 王霸雄图 血海深仇  
尽归尘土 ····· 1415
- 四十四 念枉求美眷  
良缘安在 ····· 1447
- 四十五 枯井底 污泥处 ····· 1483
- 四十六 酒罢问君三语 ····· 1519



四十七	为谁开 茶花满路	· · · · ·	1555
四十八	王孙落魄 怎生消得		
	杨枝玉露	· · · · ·	1581
四十九	敝屣荣华 浮云生死		
	此身何惧	· · · · ·	1619
五 十	教单于折箭 六军辟易		
	奋英雄怒	· · · · ·	1651
	(以上回目调寄“水龙吟”)		
后 记	· · · · ·	· · · · ·	1682





萧峰拔下皮袋塞子，将皮袋高举过顶，微微倾侧，一股白酒激泻而下，萧峰仰头而饮。

## 四十一

### 燕云十八飞骑 奔腾如虎风烟举

丁春秋杀害玄痛、玄难二僧，乃少林派大仇。少林群僧听说他到了少室山上，登时便鼓噪起来。玄生大呼：“今日须当人人奋勇，活抓丁老怪，为玄难、玄痛两位师兄报仇。”

玄慈朗声道：“远来是客，咱们先礼后兵。”群僧齐道：“是。”玄慈又道：“众位师兄，众位朋友，大家便出去瞧瞧星宿派和慕容氏的高招如何？”

群雄早已心痒难搔，正在等他这句话。辈分较低、性子较急的青年英豪一窝蜂地奔了出去。跟着四大恶人、各路好汉、大理国段氏、诸寺高僧，纷纷快步而出。但听得乒乒呛啷之声不绝，慧字辈的少林僧将师父、师伯叔的兵刃送了出来。

玄慧虚空四代少林僧各执兵刃，列队出寺。刚到山门口，派在半山守望的僧人便奔来报讯：“星宿派徒众千余人，在半山亭中将慕容公子等团团围住，恶斗不休。”玄慈点了点头，走到石板路上向山下望去，但见黑压压的都是人头，只怕尚不止千余之数。

呼喝之声，随风飘上山来：“星宿老仙今日亲自督战，自然百战百胜！”“你们几个妖魔小丑，竟敢顽抗老仙，当真大胆之极！”“快快抛下兵刃，哀求星宿老仙饶命！”“星宿老仙驾临少室山，小指头儿一点，少林寺立即塌倒。”

新入星宿派的门人，未学本领，先学谄谀师父之术，千余人颂声盈耳，少室山上一片歌功颂德。少林寺建刹千载，历代群僧所念的“南无阿弥陀佛”之声，千年总和，说不定还不及此刻星宿

派众门人对师父的颂声洋洋如沸。丁春秋捋着白须，眯起了双睛，醺醺然，飘飘然，有如饱醉醇酒。

玄生气运丹田，大声叫道：“结罗汉大阵！”五百名僧众应声道：“结罗汉大阵！”红衣闪动，灰影翻滚，五百名僧众东一簇、西一队，漫山遍野散了开来。

群雄久闻少林派罗汉大阵之名，但一百多年来，少林派从未在外人之前施展过，除了本寺僧人之外，谁也未克得见。这时但见群僧衣帽分色，或红或灰，或黄或黑；兵刃不同，或刀或剑，或杖或铲，人人奔跑如飞，顷刻间便将星宿派门人围在核心。

星宿派人数远较少林僧为多，但大多数是新收的乌合之众，单独接战，多少也各自有点儿技艺。这等列阵合战的阵仗，却从来没经历过，不由得都慌了手脚，歌颂星宿老仙的声音也不免大大减弱，不少人默不作声，心中暗打改而歌颂“少林圣僧”的主意。

玄慈方丈说道：“星宿派丁先生驾临少室山，是与少林派为敌。各路英雄，便请作壁上观，且看少林寺抗击西来高人何如？”

河朔、江南、川陕、湖广各路英雄纷纷呼叫：“星宿老怪为害武林，大伙儿敌忾同仇，诛杀此獠！”各人抽出兵刃，欲与少林派并肩杀敌。

这时慕容复、邓百川等已杀伤了二十余名星宿派门人，眼见大援已到，当即跃开数丈，暂且罢手不斗。星宿派众门人中心栗六，也不上前进迫。

段誉东一窜，西一晃，冲人人丛，奔到了王语嫣身旁，说道：“王姑娘，待会倘若情势凶险，我再负你出去。”

王语嫣脸上一红，道：“我既没受伤，又不是给人点中穴道，我……我自己会走……”向慕容复瞧了一眼，说道：“我表哥武功高强，护我绰绰有余。段公子，你还是出去罢。”

段誉心中老大不是味儿，心想：“我有什么本领，怎及得上你表哥武功高强？”但说就此出去，却又如何舍得？讪讪地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啊，王姑娘，我爹爹也到了，便在外面。”他和王



语嫣数度共经患难，长途同行，相处的时日不浅，但段誉从不向她提到自己的身份来历。在他心目中，王语嫣乃是天仙，自己是尘世俗人，自己本来就不以王子为荣，而在天仙眼中，王子和庶人又有什么分别？

王语嫣对段誉数度不顾性命的相救自己，内心也颇念其诚，意存感激，但对他这个人本身却从来不放在心上，只知他是个学会了一门巧妙步法的书呆子，有几手时灵时不灵的气功剑法，为了怕表哥多心，只盼他离得越远越好。这时忽听他说爹爹来了，微觉好奇，说道：“令尊是从大理来的么？你们父子俩有好久不见了，是不是？”

段誉喜道：“是啊！王姑娘，我带你见我爹爹好不好？我爹爹见了你一定很欢喜。”王语嫣脸上又一红，摇头道：“我不见。”段誉道：“为什么不见？”他见王语嫣不答，一心讨她欢喜：“王姑娘，我的把兄虚竹也在这里，他又做了和尚。还有，我的徒弟也来了，真是热闹得紧。”王语嫣知道他的徒弟便是“南海鳄神”，但他为什么会收了这天下第三恶人“凶神恶煞”为徒，却从来没问过他，想起南海鳄神的怪模怪样，嘴角边不禁露出笑意。段誉见引得她微笑，心中大喜，此刻虽身处星宿派的重围之中，但得王语嫣与之温言说笑，天大的事也都置之度外。

少林群僧布就罗汉大阵，左右翼卫，前后呼应。有几名星宿派门人向西方冲击，稍一交锋，便即纷纷负伤。丁春秋道：“大家暂且别动。”朗声说道：“玄慈方丈，你少林寺自称为中原武林首领，依我看来，实是不足一哂。”

众弟子群相应和：“是啊，星宿老仙驾到，少林寺和尚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。”“天下武林，都是源出于我星宿一派，只有星宿派的武功，才是真正正统，此外尽是邪魔外道。”“你们不学星宿派武功，终不免是牛鬼蛇神，自取灭亡。”突然有人放开喉咙，高声唱了起来：“星宿老仙，德配天地，威震寰宇，古今无比！”千余人依声高唱，更有人取出锣鼓箫笛，或敲或吹，好不热闹。群雄大都没有见过星宿派的排场，无不骇然失笑。

金鼓丝竹声中，忽然山腰里传来群马奔驰之声。蹄声越来越响，不久四面黄布大旗从山崖边升起，四匹马奔上山来，骑者手中各执一旗，临风招展。四面黄旗上都写着五个大黑字：“丐帮帮主庄。”四乘马在山崖边一立，骑者翻身下马，将四面黄旗插在崖上最高处。四人都是丐帮装束，背负布袋，手扶旗杆，不发一言。

群雄都道：“丐帮帮主庄聚贤到了。”眼见这四面黄旗傲视江湖的声势，擎旗人矫捷剽悍的身手，比之星宿派的自吹自擂，显然更令人心生肃然之感。

黄旗刚竖起，一百数十匹马疾驰上山，乘者最先的是百余名六袋弟子，其后是三四十名七袋弟子、十余名八袋弟子。稍过片刻，是四名背负九袋的长老，一个个都默不作声地翻身下马，分列两旁。丐帮中人除了身有要事之外，从不乘马坐车，眼前这等排场，已与寻常江湖豪客无异。许多武林耆宿见了，都暗暗摇头。

但听得蹄声嗒嗒，两匹青骢健马并辔而来。左首马上是个身穿紫衫的少女，明艳文秀，一双眼珠子却黯然无光。阮星竹一见，脱口叫道：“阿紫！”她忘了自己改穿男装，这一声叫，是本来的女子声音。

右首马上乘客身穿百结锦袍，脸上神色木然，俨如僵尸。群雄中见多识广之士一见，便知他戴了人皮面具，不欲以本来面目示人，均想：“这人想来便是丐帮帮主庄聚贤了。他要和少林派争夺武林盟主，却又如何不显露真相？”有的猜想：“看来此人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庄聚贤只是个化名。他既能做到丐帮帮主，岂是名不见经传的泛泛之辈？”有的猜想：“多半这一战他并无多大把握，倘若败于少林僧之手，便仍然遮脸而退，以免面目无光。”更有人猜想：“莫非他便是丐帮的前任帮主乔峰？他重掌丐帮大权，便来和少林派及中原群雄为难？”虽然也有人从“庄聚贤”三字联想到了“聚贤庄”，但只由此而推想到乔峰，聚贤庄游氏兄弟已双双命丧乔峰之手，后来连庄子也给人放火烧成了白地，谁也料想不到，这个丐帮新帮主竟是聚贤庄当年的少庄主游坦之。

阿紫听到了母亲的呼叫，她此刻身有要事，不欲即和母亲相会，婆婆妈妈地述说别来之情，当下只作没听见，说道：“贤哥，这里人多得很啊，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大唱什么‘星宿老仙，德配天地，威震寰宇，古今无比。’丁春秋这小子和他的虾兵蟹将，也都来了么？”游坦之道：“不错，他门下人数着实不少。”阿紫拍手笑道：“那好极了，倒省了我一番跋涉，不用千里迢迢地到星宿海去找他算帐。”这时步行的丐帮帮众络绎不绝地走上山来，都是五袋、四袋、三袋的弟子，列队站在游坦之和阿紫身后。

阿紫向身后一挥手，两名丐帮弟子各从怀内取出一团紫色物事，缚上木棍，迎风抖动，原来是两面紫绸大旗，在空中平平铺了开来，每面旗上都绣着六个殷红如血的大字：“星宿派掌门段。”

这两面紫旗一展开，星宿派门人登时大乱，立时便有人大声呼叫：“星宿派掌门乃是丁老仙，四海周知，哪里有什么姓段的来作掌门人了？”“胡混冒充，好不要脸！”“掌门人之位，难道是自封的么？”“哪一个小妖怪自称是本派掌门，快站出来，老子不把你捣成肉酱才怪！”说这些话的，都是星宿派新入门的弟子，至于狮吼子、天狼子等旧人，自然都知道阿紫的来历，想起她背后有萧峰撑腰，都不禁暗生惧意。

一众僧侣和俗家英雄忽见多了个星宿派掌门人出来，既感骇异，也暗暗称快，均想这干邪魔窝里反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

阿紫双手拍了三拍，朗声说道：“星宿派门下弟子听着：本派向来规矩，掌门人之位，有力者居之。本派之中，谁的武功最强，便是掌门。半年之前，丁春秋和我一战，给我打得一败涂地，跪在地下向我磕了十八个响头，拜我为师，将本派掌门人之位，双手恭恭敬敬地奉上。难道他没告知你们么？丁春秋，你忒也大胆妄为了，你是本派大弟子，该为众师弟的表率，怎可欺师灭祖，瞒骗一众师弟？”她语音清脆，一字一句说来，遍山皆闻。

众人一听，无不惊奇万分，瞧她只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幼女，双目又盲了，怎能做什么掌门人？段正淳和阮星竹更相顾骇然。他们知道这个女儿出于丁春秋门下，刁钻古怪，顽劣无比，

但武功却是平平，居然胆敢反徒为师，去捋丁春秋的虎须，这件事只怕难以收场。以大理国在少室山上的寥寥数人，实不足以与星宿派相抗，救她脱险。

丁春秋眼见在群雄毕集、众目睽睽之下，阿紫居然打出“星宿派掌门”的旗号来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他胸中怒发如狂，脸上却仍笑嘻嘻地一派温厚慈和的模样，说道：“小阿紫，本派掌门人之位，惟有力者居之，这句话倒也不错。你覬覦掌门大位，想必是有些真实功夫了，那便过来接我三招如何？”

突然间眼前一花，身前三尺处已多了一人，正是游坦之。这一下来得大是出其不意，以丁春秋眼力之锐，竟也没瞧清楚他是如何来的，心惊之下，不由得退了一步。

他这一步跨中带纵，退出了五尺，却见游坦之仍在自己身前三尺之处，可知便在自己倒退这一步之时，对方同时踏上了一步，当然他是见到自己后退之后，这才迈步而前，后发齐至，不露形迹，此人武功之高，当真令人畏怖。丁春秋眼见他一张死沉沉的木黄脸皮，伸手可触，已来不及开口质问：“我是要和阿紫比武，干么要你来横加插手？”立即倒窜出去，一反手，抓住一名门人，便向他掷了过去。

游坦之应变奇速，立即倒跃丈许，也是反手一抓，抓到一名丐帮三袋弟子，运劲推出。那三袋弟子竟如是一件极大暗器，向丁春秋扑去，和那星宿派门人在半空中砰的一撞。旁人瞧了这般劲道，均想：“这两名弟子只怕要撞得筋断骨碎而死。”

哪知二人一撞之下，只听得嗤嗤声响，跟着各人鼻中闻到一股焦臭，直是令人欲呕，群雄有的闭气，有的后退，有的伸手掩鼻，有的立服解药，均知丁春秋和庄聚贤都是以阴毒内劲使在弟子身上。那两人一撞，便即软垂垂地摔在地下，动也不动，早已毙命。

丁春秋和游坦之一招相交，不分高下，心中都是暗自忌惮，同时退开数尺，跟着各自反手，又抓了一名弟子，向前掷出。那两名弟子又是在半空中一撞，发出焦臭，一齐毙命。

两人所使的均是星宿派的一门阴毒武功“腐尸毒”，抓住一

个活人向敌人掷出，其实一抓之际，已先将该人抓死，手爪中所喂的剧毒渗入血液，使那人满身都是尸毒，敌人倘若出掌将那人撩开，势非沾到尸毒不可。就算以兵刃拨开，尸毒亦会沿兵刃沾上手掌。甚至闪身躲避，或是以劈空掌之类武功击打，亦难免受到毒气的侵袭。

游坦之那日和全冠清结伴同行，他心无城府，阅历又浅，不到一两天便给全冠清套出了真相。全冠清心想：“这人内力虽强劲无比，武功却平庸之极，终究无大用。”其后查知阿紫是星宿老怪丁春秋的门徒，灵机一动，便撺掇游坦之向阿紫习学星宿派武功，对着阿紫之面，却将游坦之的武功夸得地上少有，天下无双，要阿紫一一将所学武功试演出来，好让游坦之指点。

游坦之和阿紫年纪都轻，一个痴，一个盲，立时堕入计中。阿紫将本门武功一项项地演将出来，并详述修习之法。游坦之的“腐尸毒”功夫便由此学来。“腐尸毒”功夫的要旨，全在练成带有剧毒的深厚内力，能将人一抓而毙，尸身上随即沾毒，功夫本身却并无别般巧妙。这道理星宿派门人个个都懂，就是练不到如此内力而已。阿紫在南京城外捉些毒蛇毒虫来修练，连毒掌功夫也未练成，更不用说这“腐尸毒”了。

阿紫虽然玲珑剔透，但眼睛盲了，瞧不到游坦之脸上神情，而自己性命又确是这庄公子从丁春秋手下抢救出来的，再听全冠清巧舌如簧，为游坦之大肆吹嘘，凭她聪明绝顶，也决计猜不到这位“武功盖世的庄公子”，竟会来向自己偷学武艺。

阿紫每说一招，游坦之便依法试演，他身上既有冰蚕寒毒，又有《易筋经》的上乘内功，兼具正邪两家之所长，内力非同小可，同样的一招到了他手中，发出来时便断树裂石、威力无穷，阿紫听在耳中，只有钦佩无己的份儿。游坦之也传授她一些《易筋经》上的修习内功之法。阿紫照练之后，虽无多大进境，却也觉身轻体健，筋骨灵活，料想假以时日，必有神效。

其时游坦之早已明白，自己所以有此神功，与那本怪书上裸僧的图像大有关连，为了要在阿紫跟前逞能，每日里在无人之处勤练不辍。有一日，正自照着图中线路运功，突然间一阵劲风过

去,那经书飘了起来,飞出数丈之外。游坦之正倒转了身子,内息在数处经脉中急速游走,一抬头,但见那怪书已抓在一个中年僧人手中。游坦之大急,叫道:“是我的,快还我……”突然之间惊怒交集,内息登时岔了,就此动弹不得,眼见那和尚笑吟吟地转身而去,越是焦急,四肢百骸越是僵硬木直。

夺去这《易筋经》的,正是鸠摩智。他精通梵文,明慧妙悟,比之萧峰和阿朱瞠目不识、游坦之误打误撞方得湿书见图,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游坦之直过了六个时辰,穴道方解,呕出一大滩鲜血,便如大病了一场。好在他于书中图像已练了十之六七,习练已久,倒也尽数记得,此后继续修习,内功仍得与日俱增。

其后全冠清设法替游坦之除去头上铁罩,以人皮面具遮住他给热铁罩烫得稀烂的脸孔,然后携同他去参与洞庭湖君山丐帮大会。以游坦之如此深厚内力、怪异武功,丐帮中自无人可与相抗,轻而易举地便夺到了帮主之位。同时全冠清亦正式复归丐帮,升为九袋长老。游坦之虽然当上帮主,帮中事务全凭全冠清吩咐安排。全冠清眼见帮中不服游坦之的长老、弟子仍然不少,大是隐忧,总不能一个个都杀了,于是献议与少林派争夺中原武林盟主,使丐帮帮主庄聚贤成为天下武林第一人,凭此功绩威望,自可压服丐帮中心怀不平之人。

阿紫喜事好胜的心情,虽盲不改,全冠清这一献议,大投所好。游坦之本不想做什么武林盟主,但阿紫既力赞其事,他便也依从遵行。全冠清精心策划,缜密部署。邀请各路英雄好汉同时于六月十五聚集少林寺,便是他的杰作。

阿紫心想既有武功天下第一的庄聚贤撑腰,更何惧于区区星宿老怪,当即自封为“星宿派掌门人”,命人做起紫旗,到少室山来耀武扬威。

丐帮一行来到少室山上,眼见山头星宿派门人大集,这一着倒不在全冠清意料之中,便向游坦之进言,丁春秋一出口,立即上前动手,以免阿紫为难。

丁春秋眼见对方厉害，立时便使出最阴毒的“腐尸毒”功夫来。这功夫每使一招，不免牺牲一个门人弟子，但对方不论闪避或是招架，都难免荼毒，任你多么高明的武功，只有施展绝顶轻功，逃离十丈之外，方能免害。但一动手便即逃之夭夭，这场架自然是打不成了。不料游坦之已从阿紫处学会了这门功夫，便牺牲丐帮弟子性命，抵御丁春秋的进袭。他二人掷出一名弟子，跟着又掷一名弟子。但听得砰砰砰响声不绝，片刻之间，双方已各掷了九名弟子，十八具尸体横卧地上，脸上均是一片乌青，神情可怖，惨不忍睹。

星宿派弟子人人惊惧，拚命躲缩，以防给师父抓到，口中歌颂之声仍是不断，只是声音发颤，哪里还有什么欢欣鼓舞之意？

丐帮弟子见帮主突然使这等阴毒武功，虽说是被迫而为，却也大感骇异，均想：“本帮行事，素以仁义为先，帮主如何能在天下英雄之前，施展这等为人不齿的功夫，那岂不是和星宿派同流合污了么？”更有人想：“倘若乔帮主仍是咱们帮主，必会循正道以抵挡星宿老怪的邪术。”

丁春秋反手想再抓第十人时，一抓抓了个空，回头一看，只见群弟子都已远远躲开，却听得呼的一声，游坦之的第十人却掷了过来。丁春秋又惊又怒，危急中飞身而起，跃入了门人群中。那丐帮弟子的尸体疾射而至，星宿派众弟子欲待逃窜，已然不及，七八人大呼“我的妈啊”声中，已给尸首撞中。这具尸首剧毒无比，这七八人脸上立时蒙上一片黑气，滚倒在地，抽搐了几下，便即毙命。

阿紫听了身旁全冠清述说情状，只乐得娇笑，叫道：“丁春秋，庄帮主是我星宿派掌门人的护法，你打败了他，再来和你掌门人动手不迟。你是输了，还是赢了？”

丁春秋懊丧已极，适才这一仗，决不是自己在功夫上输了，从庄聚贤掷尸的方位劲力看来，他内力虽强，每一次所用手法却都一模一样，可见他只是从阿紫处学得一些本门的粗浅功夫，其中种种精奥变化，全然不知。这一仗是输在星宿派门人比丐帮弟子怕死，一个个远远逃开，不像丐帮弟子那样慷慨赴义，临危

不避。他心念一转，计上心来，仰天大笑。

阿紫皱眉道：“笑！亏你还笑得出？有什么好笑？”

丁春秋仍是笑声不绝，突然之间，呼呼呼风声大作，八九名星宿派门人被他以连珠手法抓住掷出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迅速无伦的向游坦之飞去，便如发射连珠箭一般。

游坦之却不会使这一门“连珠腐尸毒”的功夫，只抓了三名丐帮帮众掷出，第四招便措手不及，紧急之际，一跃向上，冲天而起，这般避开了掷来的毒尸，却不必向后逃窜，可说并未输招。

丁春秋正是要他闪避，左手一招。阿紫一声惊呼，向丁春秋身前飞跃过去。

旁观众人一见，无不失色。“擒龙功”、“控鹤功”之类功夫如练到上乘境界，原能凌空取物，但最多不过隔着四五尺远近擒敌拿人，夺人兵刃。武术中所谓“隔山打牛”，原是形容高手的劈空掌、无形神拳能以虚劲伤人，但就算是绝顶高手，也决不能将内力运之于二丈之外。丁春秋其时与阿紫相距六七丈之距离，居然能一招手便将她拖下马来，擒将过去，武功之高，当真是匪夷所思。旁观群雄中着实不乏高手，自忖和丁春秋这一招相比，那是万万不及，骇异之余，尽皆钦服。

却不知丁春秋擒拿阿紫，所使的并非真实功夫，乃是靠了他“星宿三宝”之一的“柔丝索”。这柔丝索以星宿海旁的雪蚕之丝制成。那雪蚕野生于雪桑之上，形体远较冰蚕为小，也无毒性，吐出来的蚕丝却韧力大得异乎寻常，一根单丝便已不易拉断。只是这种雪蚕不会做茧，吐丝也极有限，乃是极难寻求之物。那日阿紫以一只透明渔网捉住褚万里，逼得他羞愤自尽，渔网之中便得掺有少量雪蚕丝。丁春秋这根柔丝索尽数以雪蚕丝绞成，微细透明，几非肉眼所能察见，他掷出九名门人之时，同时挥出了柔丝索。他掷出九具毒尸，一来逼开游坦之，二来是障眼之术，令人人眼光都去注视于他“连珠腐尸毒”上，柔丝索挥将出去，更是谁都难以发觉。

待得阿紫惊觉得柔丝索缠到身上，已被丁春秋牵扯过去。虽说丁春秋有所凭借，但将这一根细若无物的柔丝挥之于六七



丈外，在众高手全不知不觉之下，一招手便将人擒到，这份功力自也非同凡俗。他左手抓住了阿紫背心，右手点了她穴道，柔丝索早已缩入了大袖之中。他掷尸、挥索、招手、擒人，一直在哈哈大笑，待将阿紫擒到手中，笑声仍未断绝。这大笑之声，也是引人分散目光的“障眼术”。

游坦之身在半空，已见阿紫被擒，惊惶之下向前急扑，六具毒尸已从足底飞过。他左足一着地，右掌猛力便向丁春秋击去。

丁春秋左手向前一探，便以阿紫的身子去接他这一招开碑裂石的掌力。游坦之此刻武功虽强，临敌应变的经验却是半点也无，眼见自己一掌便要将阿紫打得筋骨折断，即便收回掌力。可是发掌时使了全力，急切间却哪里能收得回来？本来中等武功之人，也知只须将掌力偏在一旁，便伤不到阿紫，可是游坦之对阿紫敬爱太过，一见势头不对，只知收掌回力，不暇更思其他，将这股偌大掌力尽数收回，等如以此掌力当胸猛击自己。他一个趔趄，哇的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。

若是内力稍弱之人，这一下便已要了他的性命，饶是他修习《易筋经》有成，这一掌究竟也不好受，正欲缓过一口气来，丁春秋哪容他有喘息的余裕，呼呼呼呼，连续拍出四掌。游坦之丹田中内息提不上来，只得挥拳拍出，连接了他四掌，接一掌，吐一口血，连接四掌，吐了四口黑血。丁春秋得理不让人，第五掌跟着拍出，要乘机制他死命。

只听得旁边数人齐声呼喝：“丁老怪休得行凶！”“住手！”“接我一招！”玄慈、观心、道清等高僧，以及各路英雄的侠义之士，都不忍这丐帮帮主如此死于丁春秋手下，呼喝声中，纷纷抢出相救。

不料丁春秋第五掌击出，游坦之回了一掌，丁春秋身形微晃，竟退开了一步。众高手一见，便知这一招是丁春秋吃了点小亏，当即止步，不再上前应援。原来游坦之吐出四口瘀血后，内息已畅，第五掌上已将冰蚕奇毒和《易筋经》内力一并运出。丁春秋以掌力硬拚，便不是敌手。若不是丁春秋占了先机，将游坦之击伤，令他内力大打折扣，则刚才双掌较量，丁春秋非连退五